

目 录

伊犁·阿力麻里

- 1 ■ 伊犁河情思(代序)

- 1 ■ 挂在伊犁门前的一面明镜
- 5 ■ 果子沟寻踪
- 11 ■ 阿力麻里情思
- 15 ■ 霍尔果斯远眺
- 20 ■ 绥定城漫步
- 25 ■ 惠远兴衰
- 31 ■ 林则徐遣戍伊犁后
- 35 ■ 他们谪居惠远时
- 42 ■ 祖先留下的……
- 46 ■ 宁远的变迁
- 51 ■ 歌声·琴声·心声
- 55 ■ 美的魔力
- 58 ■ 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
- 62 ■ 汉人街巡礼
- 68 ■ 伊犁苹果及其他
- 71 ■ 在那一片“净土”
- 75 ■ 昔日弓月,今日杏乡
- 78 ■ 一条向西流的河
- 83 ■ 壮哉,西迁之民族

- 87 ■ 卫戍新疆,屯垦大地
92 锡伯风俗一瞥
96 昭苏访古
101 格登山风云
106 土尔扈特回归记
110 特克斯与巩乃斯
114 喀什河畔尼勒克
117 乌孙的后裔们
121 爱唱歌的民族
125 多民族共存一空间
129 延绵不断的丝绸之路
133 天山草原深处
135 命运二题
140 我跟这座城
143 ■ 伊犁,王蒙心中永远的情结
- 149 ■ 再版后记

伊犁河情思

(代序)

1

它发源于中亚大陆的山脉。

它消逝于中亚大陆的湖泊。

它流过了太长的岁月。

它穿越了太大的空间。

当我第一次看见它，那一片浑黄中的古渡船，在向我诉说
什么情感？

当我又一次看见它，那横跨两岸的九孔大桥，在向我诉说
什么胸怀？

流水一去不复返，惟有各种文化形态的交汇、碰撞和融合，
恰如伊犁河一样奔腾不息。

丰富，不至于驳杂。

热烈，但不缺冷峻。

快乐中带着伤感。

幽默里流出忧郁。

粗犷不乏细腻。

曲折而又舒展。

明朗还有含蓄。

……………

说不清伊犁河用怎样的精灵塑造着我们，但是，我在众多的
文艺作品中看到了伊犁河文化的情结。

2

作家王蒙 1965 年来到伊犁，来到远离故乡北京的西域边地。

完全是另一种人文景观，另一种风土人情。

高高的白杨树，给了他多少希望？

清清的长渠边，留下他多少思索？

在那个年代里，巴彦岱给了他慰藉、充实、骄傲和种种人生的启示。

在那个年代里，伊犁给了他知识、体验、思索和另一种文化的熏陶。

分别时的握手、重逢时的拥抱、难过的微笑、欣喜的眼泪，都分明把王蒙的心同巴彦岱紧紧连在一起。

他终于在重新获得写作权利的时候，在他的作品中一展伊犁的风采。

1990 年，王蒙重又回到伊犁。他深情地写道：“那首《黑眼睛》，我听人唱过不知多少次，我为之沉醉，为之落泪……我觉悟到，这是一个启示，一个象征……我要学唱伊犁的歌，又舒缓又热烈，又迂回又开阔，我要永远问自己，怎样才能惟妙惟肖地歌唱伊犁……”

3

游牧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口头创作，那一部部流传至今的英雄史诗，那弹着冬不拉的即兴演唱，至今仍深受哈萨克族人民的喜爱。

早在公元前，伊犁河流域就是游牧民族的聚散之地。动荡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使他们的命运同歌和马深深地联系在一

起。歌，为他们减轻心灵的重负；马，为他们减轻行程的艰辛。

他们唱着歌迎接新的生命。

他们唱着歌送走逝去的亡灵。

草原，不仅仅是绿色的海洋，也是歌的海洋，这里蕴藏着十分丰富的文化资源。

一曲《都塔尔和玛丽亚》拨动了几代人的心弦，那里面有至真至诚的爱，有人类感情中最美好的东西。你知道吗，这首歌的故乡就是伊犁。

4

其实，伊犁河文化不仅为作家、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也孕育培养了伊犁的民间艺术家。他们即兴创作的口头文学，无论诗歌、咏唱还是笑话，都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在群众中流传。

维吾尔族民间艺人伊沙木就是一位久负盛名的幽默大师。

幽默，是伊沙木笑话的灵魂。

幽默，也是伊犁河文化的精髓。

幽默，无论是一种调侃，还是一种自嘲，无论是逗你开心，还是引你深思，都蕴含着作者对生活、对人生的一种态度，让你在笑声中受到感染。

5

锡伯族自18世纪中叶从东北西迁到伊犁屯垦戍边之后，它的根就深深扎在了西部这块土地上，它的文化也逐渐浸染上了西部的色彩，最终成为伊犁河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锡伯族是鲜卑人的后裔，在东北曾是打牲的部落，那时它的文化多具游牧文化的色彩。屯垦之后，他们开掘出一条银色

的大渠滋润察布查尔这金色的粮仓，它的文化就打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它的文化又开始向工业文明迈进。

这是一个创造力很强的民族，他们的诗歌，他们的歌曲，尤其是他们的舞蹈，粗犷而又多情、剽悍而又柔美。

在这完全由锡伯族民间舞蹈家创作的艺术珍品《铃鼓》中，保持了他们始终如一的民族风格，为伊犁河文化注入了独特的风采。

6

20世纪60年代初，伊犁的可克达拉草原是那么静谧，几万顷处女地正等待耕耘，但分明有一股浓浓的诗情在草原腹心跳动，激动着两位年轻人的心。

当优美的歌词就着草原上的星星火光从心中流泻出来，随着歌词抒发的旋律让整个草原陶醉了。

《草原之夜》就这样诞生了，就这样不胫而走，唱红全国，一直唱到今天。《啊，亲爱的伊犁河》是作曲家田歌的又一得意之作。作曲家田歌现在虽然已经退休，但回想起这首歌的创作经历，他仍然激动不已。

伊犁，真是一片激动人心的土地。

究竟是什么撩拨着艺术家的灵感与才思呢？

田歌的歌明显受到伊犁民歌的影响，于深沉缠绵中透出悠悠不尽的情思。

伊犁河文化的丰富资源为热爱伊犁河的采风者提供了一次又一次宝贵的机会。

一条河流就是一个文化体系。

伊犁河流域的文化体系五彩缤纷,无论是处于原生状态还是已经过开发加工,它都迷住了那么多作家、艺术家。

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文艺工作者接受着它的熏陶,全身心投入艺术的殿堂之中,不为名利所动,不为市声所扰,甘于清贫与寂寞,吸收着伊犁河文化的丰富营养,潜心创作。

河与人同在,人与文化共存。

啊,悠悠伊犁河从游牧到农耕,从农耕到现代,从丝绸之路的兴盛到衰落,从亚欧大陆桥的兴建到贯通,伊犁河走过了漫长的岁月。

传统在继承中创新。

传统在吸收中丰富。

传统在前人贡献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传统因注入了青春的活力,而拥有永恒的生命。

啊,伊犁河,你这集传统与现代于一身的精灵,永远是祖国文化宝库里璀璨夺目的瑰宝。

挂在伊犁门前的 一面明镜

赛里木湖，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它的蓝。像天，却比天蓝凝重；似海，却比海蓝透明。其实，蓝，并非它的本色。不信你走到湖边，捧一捧湖水，那水是无色透明的。擦把脸，冰冷浸肤；尝一口，又咸又涩。在太阳出来之前，它一片灰茫茫，好像睡意犹酣的少女，倦慵地微睁开惺忪的眼睛，轻轻蠕动着疲乏的身子；当太阳从雪山后面升起，它才渐渐精神起来。湖面上金光闪烁，斑斑点点，那颜色也随着天色的发白、变蓝，而浅蓝，而蔚蓝，终于蓝成一片了。山在水中倒立，云在水中游移，你仔细睁大眼睛细瞧水面，那一片蓝色也在变幻不定哩，而且随着距离远近的变化有深有浅。接近黄昏，那太阳变成一个火球，渐渐沉下地平线，这一大片蓝色又渐渐变成了一片金黄、火红，赛里木显得更加秀美。明月初上，赛里木在一片柔和的月色中渐渐睡去，它好像脱去了蓝色的纱裙，在一片朦胧中透出另一番神韵。如果没有月亮呢？如果遇上风雨天呢？赛里木不仅是阴郁的，简直透出几分阴森来，令人心悸。更别说冬季那茫茫一片白了……

这个坐落在天山顶上的内陆湖泊，东西长 20 公里，南北宽 30 公里，水面面积 457 平方公里，最深处 90 米，海拔高度 2073 米，是新疆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

它是何时形成的？怎样形成的？也许是人们太偏爱这个湖，也许是人们至今对这个湖抱着神秘感，才为它编织了那么多相近相似的美丽传说。大约都离不开一个哈萨克族姑娘和她的爱情，离不开姑娘和她的情人奋起抗争，双双殉情的故事。只是结尾有所不同，有说是姑娘的情人死了，姑娘的眼泪变成

了这个湖泊；有说是姑娘和青年双双跳进深潭，潭水被激怒了，变成滔天巨浪，吞没了伤天害理的巴依伯克，于是草原也变成了一片海洋……

我曾在赛里木湖旁一个毡房里做客，一个哈萨克族青年给我讲了一个赛里木的传说，令我耳目一新，深思良久。他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有一座城市，有街有巷，有花有草，繁华而又美丽。一天，一个妇女去城边的泉眼挑水，心中惦记着孩子，慌慌张张地把桶接满，忘了堵住泉眼就离开了。那泉水一个劲地流呀，流呀，当人们发现时，怎么也堵不住它。因为这个城市已经违反了不准妇女挑水的天规，胡大要惩罚这个城市。泉水也不知流了多少天，这个城市终于从高山上消失了，变成一片湖泊。

这个传说起源于何时何人，没有必要去查考；一直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族，城市始于何时，是不是汉朝时代的赤谷城？它的规模，它的形制，它的建筑是什么样子的？既然名之曰城，总有它的道理。而这个传说所表达的哈萨克牧人对城市的向往和妇女地位之卑微却震撼了我的心。

传说毕竟不是科学。赛里木湖的形成据科学家考察，约在7000万年以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中，天山山区的地壳受到激烈挤压，而褶皱，而断裂，或抬升，或下陷。赛里木湖正是一个陷落下去的“地堑湖”。

古往今来，这个陷下去的“地堑湖”，牵动了多少壮男侠女的豪情？我无法想像。元朝的邱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召，以72岁高龄西行，万里迢迢奔赴阿富汗境内兴都库什山西北坡之八鲁湾行宫。当他途经赛里木时作过这样的记载：“晨起，西南行约二十里，忽有大池，方圆几二百里，雪峰环之，倒影池中。”这位长春真人忽见赛里木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最使我感动的还是—些封建时代的迁客们，虽谪戍伊犁，却并不消沉，或致力于水利造福人民，或潜心于著述留传后人。林则徐人所皆知自不必

说,洪亮吉、祁韵士也是不应被遗忘的。祁韵士是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他对当时清廷以和坤为首的官僚们的腐败和官场习气不满,坚持“公事公言,利害非所计”,痛斥官场的贪污舞弊之风,引起官僚们的不满和嫉恨。嘉庆九年(1804年),受宝泉局的亏铜案牵连被陷入狱,他处之泰然。发配伊犁途中,他对赛里木湖的描绘生动逼真,充满了对生活的达观和对大自然的热爱。“西行八十里至三台。四面皆山,中有一泽,呼为赛里木诺尔,汇浸三台之北。青蓝深浅层出,波平似镜,天光山色,倒映其中,倏忽万变,莫可名状。时有鸳鸯、白雁,往来游泳,如海鸥无心,见人不畏,极可观也。此台阻海角山根,凿石成路,逼水而过,设卡伦焉。路旁有嘉庆戊午巡检顾谟所撰修路碑记。沿海皆驻防察哈尔,列帐而居,错落棋布,牛羊牲畜,烂漫若锦。睹此境界,有海阔天空之想。”

如今,赛里木依然那么美丽。不同的是,人们已在这从未见鱼的湖中养鱼。三台高山湖泊水产养殖试验站在湖边养的尾尾活泼可爱的鱼游来游去,平添了不少生机。

五月刚过，湖边夏牧场满目山花。黄色的蒲公英，紫色的野刺梅，红色的芙叶花，白色的兔子花，火红的灯笼花……那香，带有湖水潮湿的芬芳；那艳，显着山区草原特有的朴实。这里的牧场并不辽阔，也不平坦，而是夹在一个个山峦之间，十分别致。突然窜出一只野兔，一只松鼠，增添逗人的野趣。

白色的毡房散落在牧场上。奔跑的马。勤劳的牛。温顺的羊。机警的狗。憨傻的骆驼。被强烈的阳光晒得黑红的哈萨克牧民，每年夏天都把畜群赶到这里来。湖水虽不能饮用，山上却有的是清澈明净的泉水。青草茂盛，空气清新，真是人间的仙境。

大自然的慷慨养就了哈萨克热情好客的性格，无论谁来到这里，都会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奶茶飘香，羊肉诱人，让你享用一顿难忘的草原风味。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今天，哈萨克开始改变从不经商的老习俗，在赛里木湖边盖起了湖滨宾馆，接待来此游览观光的内外嘉宾。当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坐在湖滨的毡房里，吃着香喷喷的手抓羊肉，都慨然长叹来之晚矣，为赛里木湖这个极好的旅游资源尚未充分开发而惋惜。可是如果在开发这个旅游资源的同时我们不注意保护好这个湖，让那么蓝的湖水，那么绿的草地被人为的垃圾和过往停靠的旅客汽车的排泄物糟蹋，虽然湖很大，地很宽，但长此下去，这片天赐的美丽风景该变成何等模样。我几次路过那里，都分明听见赛里木湖在嘤嘤啜泣——人啊，不能一边创造幸福，追求美好，一边制造污染，践踏未来。人在享受自然的同时决不能蹂躏自然。否则，自然必将报复人类，惩罚人类。

愿赛里木湖永远是挂在伊犁门前的一面明镜，让它的神秘、古老和美丽把你引进美丽多彩、古老神秘的伊犁……

果子沟寻踪

离开赛里木湖，登上松树头，千山万壑尽收眼底，松涛阵阵荡人心魄。道路曲折盘旋而下，时而陡崖壁立，时而如临深渊。云杉送来阵阵松涛，野果飘来缕缕清香。潺潺清泉忽左忽右一木屋毡房掩映在绿叶之中，飘浮于青草之上。险奇与秀美集于一身，现实与梦幻交织一起。我恍入童话仙境，禁不住浮想联翩。这里就是名扬遐迩的果子沟，也叫塔勒奇。

它为什么叫塔勒奇？大概是这儿有一座塔勒奇山的缘故。塔勒奇山，犹如一道天然屏障，挡住了通往中亚之路；塔勒奇沟，这长达 28 公里的峡谷，又被人类打通，成为我国通往中亚、欧洲的咽喉。

著名的丝路北道似曾通过这里，史书上却又分明记载着：“二太子扈从西征，始凿石理道，刊木为四十八桥，桥可并车。”（《长春真人西游记》）公元十三世纪初叶，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后，于 1219 年，亲率大军经伊犁西征，大军被塔勒奇山挡在伊犁门外。成吉思汗命二子察合台打通果子沟，为出征将士修出一条路来。察合台领命，率沿途军民，风餐露宿，肩挑手挖，流血流汗，历经千难万险，方修出一条险要的通道。

在此之前，丝路北道被塔勒奇山挡住后，又通过哪里伸向伊塞克湖畔？有人说是经塔城或博尔塔拉往西而去。此说是否有据暂且不论。元朝之后，丝路北道通过塔勒奇沟则无异议。

如今，察合台修筑的通道已荡然无存，就是清乾隆年间平定准噶尔叛乱，在伊犁设置将军府之后重开的果子沟通道也早已没了踪影。乌黑的沥青公路和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成龙配套，

给来往旅客带来极大便利。可当初我们的祖先走过这条峡谷却是相当艰险,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真是“双车上下苦顿顿,百驹前后多惊惶”。清朝著名学者洪亮吉在其《伊犁日记》中对果子沟之行作了逼真的描绘:

初五日,已刻行半道忽大风雪,如山崩电裂,并前雪积成丈许。茫茫雪海,惟高下千万松顶露青,亦奇观也。

初八日,晴,辰刻行约六七里至陡坡,雪深山险,人皆下车步行乃得过。然山益奇峭,急湍西下如箭,距水一寸,飞雪皆积成冰,时合时开,惊流飞出山中。气候虽异,然时已春仲,候适晴和,晓日乍升,青松选荫,飞泉百道,削壁千寻,鸟不避人,鱼能瞰客,域中无此幽境也。二十里外仍复飞雪。夹道间有杂树,然柳已发青,水多萍绿。

一面是险,是难;一面是奇,是美。一路是担惊受怕,一路又赞叹不绝。这就是过果子沟的真实写照。今天的路当然比洪亮吉时代的路好多了,但人们路过果子沟时的心情仍与洪亮吉有相通之处。

洪亮吉日记中提到的二台、头台,皆为当时的驿站,来往于朝廷与伊犁之间的信使在此住宿,商人们东来西往也在此歇脚。在没有电讯、邮路不通的时代,漫漫万里路,要通信联系真是困难重重。当时在新疆,每隔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便有一个驿站,称之为“台”。二台建于元朝,起初据说只有两家小客店房子简陋不堪。头台没有客店,只有炮台,置兵把守。瞧那山险地隘,确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秋天,满山的树叶或黄或红,在阳光的映射下像火一样,就在这些火树之中,露出几间小木屋,犹如安徒生笔下的童话世界。如今二台已有很大变化,饭店、旅社、商店、邮局都有了,像个小集镇。木屋已被砖房取代,附近的果子沟牧场还盖起了楼房。就这样,每遇冬天雪阻封山,

二台的人们生活仍很艰苦。但他们生活得却很快活，双卡收录机放出流行音乐，晚上一家人围着荧屏收看电视节目。我每看到他们，总会赞叹他们的适应力和耐劳吃苦的精神。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种精神，前人怎能把这荒山野沟开辟出来？

记得1964年我大学毕业进疆赴伊犁工作时，从乌鲁木齐到伊宁市坐长途汽车居然走了三天，一路的戈壁土路，一路的仆仆风尘，一路的疲劳困顿。第三天，当我们告别引起我们兴奋的赛里木湖，又很快进入果子沟后，那兴奋更是冲到了脑门顶。不说那极富异域情调的山水风光，单是这条飘若丝带的公路就把我们的心悬到了嗓门眼。车上坐的大多是同我一样第一次走这条路的大学生，又是惊叹，又是尖叫，又是唱歌，又是欢呼，叫闹声几乎将车顶掀掉。我坐在车窗边，不敢看窗外。窗外常常是看不到底的沟壑，汽车分明是飘在一片绿云上面，再往前走一点，汽车就会掉下去，真是万丈深渊啊！可奇怪，汽车不仅没有掉下去，反倒是平平稳稳地一转弯下到了另一片绿云上面。山穷水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目不暇接。这种一会儿担心，一会儿绝望，一会儿惊喜，一会儿狂呼的感情跌宕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后来这条惊险的公路被废弃了，在离它不远的地方修了一条盘旋路，绕山而上，曲曲弯弯，在上层公路可以看见在下层公路上爬行的各式各样的汽车。但路面质量差，夏天还只需忍受一下颠簸之苦，冬天风雪一大那就要冒困在雪山中的危险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条路越来越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于是又按更高的标准将此路翻新。如今走在这条公路上就是遇上风雪天也不用担心被久困于山中，扫雪车随时随地会将雪扫尽，路面宽了，堵车的情况也就少了。

三十多年来我在这条路上走过多少次，说不清楚，但我在这条路上观赏过果子沟的飞雪，采撷过果子沟的野果，攀援过果子沟的山峰，赞叹过脚下千山万壑犹如千军万马，松涛滚滚好似壮阔大海的雄奇博大。我喜欢那无边无际的云杉，那婆婆

多姿好似壮阔大海的雄奇博大。我喜欢那无边无际的云杉，那婆娑多姿的野果树，云杉，人们习称塔松，这是误传。一位林学家告诉我，它们的学名应叫云杉。粗看似松，细看却是一种杉树。云杉都长在阴坡，阳坡上寸草不生。雪岭幽谷，一片片浓绿如墨的云杉常给人以雄伟壮美之感。果子沟除了雄奇也有清秀之处，那就是漫山遍野的野果林了。这些野生野长的苹果树、核桃树、山楂树、杏树宛若一群山野村姑，于秀美中透出一股野气，更引人入胜。在伊犁，在西天山上，有不少野果林，它们从远古的新生代时期保存至今为全国罕见，世界少有。难怪常有专家学者慕名而来，悉心考察研究。每当春风吹拂果子沟，白色的苹果花、粉红色的杏花相继开放，如云似雾，香气扑鼻，沁人肺腑，真叫人流连忘返。不过，野苹果却不好看也不好吃。个儿小，又酸又涩。

在那崇山峻岭之中有狼，有豹，有野猪，有马鹿，也有不少珍奇的草药。每年都有药农到山里采集党参、贝母、当归、白芍、山大黄、赤芍、独活、藜朮、佩兰。

塔勒奇河穿谷而过，每年冰化雪消时，从山上奔流下千百条小溪，活泼泼，亮闪闪，水花四溅。从二台上行约一公里处，一道飞瀑从天而降，煞是壮观。

这条有山，有树，有花，有水的山谷，这条有历史，有文化，有灵性的山谷，这条有悲有喜，有泪有笑的山谷，引我爱慕，促我深思。人生如路，路如人生。果子沟的路常使人浮想联翩。都说要达到美好的目标决无平坦的道路，从古至今，多少人或谋生而来，或戍边而来，或发配而来，或支边而来，或“盲流”而来，他们路过果子沟时不管心情怎样，有何打算，肯定都希望有一个比今天好的明天。果子沟的路会给他们怎样的启示呢？还有这博大深邃的山谷，它哪里只是古时统治者为了守边选择的要塞，它还包容接纳了多少平民百姓、志士仁人的喜怒哀乐啊。每当我走过这里，我总会想起那些曾经经过这里的已经逝去的

和如今健在的丰富多彩的人生,从而想一想自己该怎样活才能活得更好。

阿力麻里情思

出果子沟，沿芦草沟向西，在距边境小镇霍尔果斯 13 公里的克干山南脚下，有一座已经消逝了的古城——阿力麻里。这个在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曾繁华一时的中亚重镇、察合台汗国的首府，如今连废墟也找不着，好像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要不是有一座秃黑鲁帖木儿汗麻扎，要不是在这片土地里发掘出过陶器、石器、铜器、银器、铁器和珠宝，以至那个时代的钱币，谁能想到这里有过战乱与白骨，安宁和繁荣，显贵的无耻，百姓的辛酸？

阿力麻里，你在哪里？

西风朔朔，长空苍茫。我独自站在这片毫无昔日踪影的土地上，情思悠悠。

在成吉思汗称雄的十三世纪初叶，以葛逻禄人为主体的阿力麻里之王斡匝儿于 1211 年春随畏兀儿王来觐拜成吉思汗时，他是否想到，阿力麻里这个从未上过史书的城市将变成中亚的政治中心，承负历史的重荷？

当叛逃的乃蛮部太阳汗之子屈出律逃到西辽，乘机篡夺了直鲁古的王位之后，“欲服阿力麻里汗斡匝儿，数以军讨之”。出外狩猎的斡匝儿怎会掉以轻心，让屈出律突然攻城而破之，并将他擒拿杀掉？

当斡匝儿之子昔克纳克的斤奉成吉思汗之命袭其父位时，他该对成吉思汗何等忠贞！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时，他与畏兀儿王和哈拉鲁汗以军来会，又是多么虔诚。

当察合台打通果子沟的通道，西征大军汇集阿力麻里时，